

增補 金坑王氏族譜

(下)

中華民族的始祖：黃帝

華人不論國內或海外，一律自稱是黃帝的子孫，究何無據而妄然呢？

黃帝發跡於姬水：

黃帝姓公孫，生於軒轅（今河南新鄭），故曰軒轅氏。長於姬水，又姓姬。都於有熊（司新鄭）之野，亦稱有熊氏。國在四清，即汝、淮、河、濟流域，俱是黃土地帶，故稱曰黃帝，主治一百一十載，距今四千六百七十年。黃帝繼承伏羲的「漁獵時代」，神農的「農世時代」，吸收前人的經驗，更賴多士的分工，於是工業大興，文物鼎盛，在紀元前二千六百七十四年，便已把中國推進了工業時代。舉其著的，有下列七點：（一）食糧方面，有黍、稷、稻、粱以供糧食。——中國以火取食，雖然白煮已久，

但在新石器時代，大概還沒有陶器，直到黃帝主時，才開始作釜和甑有了釜甑，就可以燒水煮食。相傳黃帝用性蒸穀為飯，煮穀為粥，從此人類的生活便遠勝於有了！

(二)衣的方面，作布帛縹絲，以製衣裳。——黃帝主居嫫祖，是女禍而後第二個偉大女性，開始教民養蠶，縹絲，以後又發現織麻布帛大備。故易繫辭記：黃帝，堯，舜，垂衣裳而天下治。當日天下四夷為澤國，而中國已入衣冠文物之邦。

(三)住的方面，伐木構材，以建宮室。——上古時代，穴居野處，人類與鳥獸同群，相傳到了黃帝，才以木構材，燒土為瓦，以營宮室。宮室最初的所謂宮室，自是簡陋不堪的，但能禦風雨，避野獸，却已安

全而幸福多了！

(四)行的方面，水行有舟，陸行有車。——相傳黃帝，堯，舜，刻木為舟，刻木為楫，於是水行有舟，以濟不通；陸行有車，初用人力，其後使牛駕馬，終且發展為車戰，和事工具，也兼為戰事利器。

(五)育的方面，文字創始，教化乃興。——黃帝主時，倉頡始作文字，歷定六書以研究事物，發明匠道；大桡創主甲子，運用干支為中國最年紀年，於是文物鼎盛，教化大興。

(六)樂的方面，吹簫弄笛，文樂漸興。——相傳黃帝命令伶倫為管，直吹為簫，橫吹為笛，音色之美如鳴鳳。這是女禍造管而後第二種管樂器，在樂教方面有特殊貢獻。

(七)衛的方面，發明弓矢以衛國家。——黃帝之臣，揮鉞木為弓，

皐皐刻木為矢。弓矢之利，以威天下。自從弓矢發明，射程投遠，不
但可恃自衛，也可資以征敵。於是射擊之術，也列入六藝之教。

據上述之說，中國原是工業先進國，直至十八世紀，亦復如是。

因此絲綢之名，聲聞皆知。西人稱流品為中國貨，China Ware 也叫一
種布為南京布，Nankin。紙張、大槩、指南針、印刷術，俱是中國人
所發明，對於文化之傳播，海運之交通與支那戰戰術的改進，都有莫
大的影響。祇惜自十九世紀以降，西洋已工業革命，而中國仍墨守
陳規，有經「鴉片戰爭」，喪權辱國，使徒貶於敵國之恥，堅忍與地利！

二、涿鹿一戰定中原

黃帝之統一中國，在涿鹿一戰。當時中國，東方的秦族，南方的炎
族，與西北的黃族，原有飛居而王之勢，黃帝乃黃族之主，以後起之秀，賴其文
治武功，茁長稱雄。涿鹿即解池，亦有池。黃帝時國之大宮，黃石乃炎族之長。
焉現解池，渡河北而故，黃帝焉逐獲池，也自有熊黃氏救授。涿鹿一戰，實
為受教，於是玄路諸侯，咸尊黃帝為天子。究竟黃帝為何取勝呢？據自史家分
析，約有下列五端：（一）武器之發明——即當時黃帝已發明了弓矢，據傳記，
黃帝之頭有角，炎即頭上帶了牛角，與軒氏相觸鬥，理言牛北民間猶有黃龍戲三
三而西，大都戴有牛角以相觸逐，也謂之角觸戲，誠間角鬥徒憑人力，怎能與遠
程射擊的弓矢相抗衡。

(二)交通的進步——當時舟車的發明，自然有助於運輸，足食足兵，是制勝之要素，相傳黃帝戰蚩尤，聖的是指南車，使已勝人一等。

(三)管乐的助陣——傳說黃帝追蚩尤，列陣降虜之時，便命令伶倫作虎陣之歌，在簫笛音鳴的雄偉歌聲中，鼓起士氣，大敗蚩尤，這是非常可能。從後來楚漢之爭，項羽四面楚歌下敗走，尤其可信。

(四)機動的戰略——史稱黃帝戰蚩尤，且戰且走，可見黃帝如戰戰兢兢，能夠機動應敵情，把握主動，這是制勝之又一着。

(五)師出有名——涿鹿之戰，蚩尤是侵略，黃帝是自衛，黃帝師出有名，且黃帝是正統，而黃帝則為衛國而戰，聯合諸侯，理直氣壯，是最容易勝利的主要關鍵。

王氏繫姓始祖周太子晉公

王氏繫姓始祖，係出雅姓周灵王太子，諱晉，字子喬。生於紀之前五十六年，薨於紀之前五十九年，享年僅十有七。乃載逸周書（太子晉解）一章，孔氏刪諸書，以此投筆而歎曰：惜夫，故吾名也。

一、以太子佐理國政，諸侯賓服。晉公以天生睿智，年只十五，便以太子佐理國政，父王重之，諸侯從之。甚周自平王東遷之後，王權漸衰，諸侯跋扈。當時晉平公曾獵於具茨山，遇一老父，問其姓名，父曰：我乃太子之後，特命大夫叔梁紇見太子於周，要談五事，只有其三，便逡巡而退，不遂所求。晉平公記

太子年十五，便為基英明，使臣常往多贊一詞，仍以飛就與
 後與二相之，否則，將來太子而背天下，恐不更安大張旗鼓也。
 平公將監亦，大夫師曠獨言不可，說：「耳聾眼花（因彼目眇）
 再與彼較量一番，看是還或否也。」師曠見了太子，便說：「嘗
 聞太子之言，高於泰山，故余夜寢不寐，晝食不安，時不遐遑
 而求一見。」太子自謙對他說：「我聞老師歸來甚喜而又
 懼，因我年少見汝而懼，恐卒忘其所言也。」師曠既佩服而
 贊之曰：「我聞王子，乃古之君子，威德不窮，故自晉國
 一路不絕其勞。」王子又謙而答他說：「古之君子，其行至慎，
 必須帶足了糧食才過過了每一關卡，使之通行無阻，而

百勝也非常喜悅，拿相扶持來送別他，欲以遠去如人，把優
 長道路看做咫尺；但我可不如此呢。師曠稱善並只語教說：「
 古之君子，其行乃值得居人效法如，自舜以下誰能有此
 廣德？」王子侃侃而答他說：「如舜之為人，仁德配於天道，
 雖自守其崗位，却處處為天下人着想。彼遠方好人，都
 能引到他的扶翼而受別他的仁政，仁而合於天道。如為之
 受人聖賢治本而不自居功，一切以天下為事，取予之間，必
 合於正道，是謂之仁，再加文王，其大道為仁，其小道其
 息，合天下已有其二，依然是無比謙恭，服事於商朝，
 既擁有其信仰的羣眾，而反失其身，為暴討禁囚於羑

里，不動干戈，是謂之仁。又如武王，我未嘗得一人而以利天下，百姓各得其欲，是謂之義。師曠稱善不已，連問：「如何才能顯地離別名位与才德？對待族外的人又何必？」王侯君公以何為尊，以何為上？王子谷也說：「人生下來就有着重量，便稱為國石。國石成人，具有管理能力，便謂之士。士能率眾以時農作，是謂之伯。伯能以身作則，移善於眾，使眾与自己同，是謂之公。公能樹立自己的威名使万物入於軌，与天道相配合，又謂之侯。侯能成物合羣，則謂之君。君有廣德，分任諸侯而教信於民，為予一人善，至於四海，為天子。達於四方，為天王。四方尽附，莫有

怨言，乃登佳賓席。師曠听了，不覺肅然起敬，他又問：「誰能溫恭其長輩，教勉其弟兄，又能恪守既定的原則，而不輕易其德行，自古有着誰？」王子谷也說：「這就是崇高偉大的虞舜呀！明之的宗子，赫之的功勳，主下森森的治律，使万物皆作，大衆享受，形成一團和氣，這不來舜是誰？」師曠興高采烈地教頌其是，連說：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」太子反問他說：「太師為何一再的稱是呢？」師曠也打趣說：「天冷得使我瑟瑟发抖，就不自主地稱是了！」於是王子谷與太子談話，請師曠進入別室設席置琴，請師曠一彈。師曠遂彈，世射之教，說：「國誠寧

美！遠人來說，修義經台，好果昔荒，意思是說「國家如真的富強了，四方的人自然會紛紛來觀見的，既修了仁義之道，雖遠亦何妨？」乃移座於王子，王子遂和以「齊之曲」，何自南極，至於北極，飽覽越國，弗愁道遠。意思是說「不論自南至北，凡是有人烟的地方，都會爭相歡迎而前來，並不愁遠近」，如遠近也。前一曲歌，意主讚美王子；而後一曲，則王子藉寓警於歌，歌既既罷，師曠驚慌地站起來說：「就很睜眼回去吧！王子便賜以四馬的乘車，問道：「太師駕御的技術如何？」師曠說：「未嘗好好習過。」王子說：「你未曾讀過詩書？」詩上說：「你剛強的馬，應當放

得鬆些；但御弱的馬，驟就不能放鬆；」这样才能收放令度，精神显得飽滿，這便是駕御的道理了。師曠說：「瞶者看不清東西，在公析與瞭解一個人時，往往只憑耳朵，而耳朵又有諸限制，不能隨心所欲。然依我的直覺，你將來豈不成為天下之主公？王子笑說：「太師，你不是和我开玩笑么？自庖犧氏以下，至於堯舜，禹……諸帝，已經未有一世而再有家天下的局面，何況在當時那未有利的情境下，都未曾統一過，如今怎有此机遇呢？我所道你善知人年長的長短，請告訴我吧！」師曠遂為之卜相，「你的聲音清脆而不長，面色近於赤白，具有火色

氣質的人往往不壽。候亮，因為瘡瘍，便敷而不收，如汗之出而不返。湯當金，汗偏火，故知其色赤白。金不勝火則火為主，火必附木以炎，金其木故不壽。王子充，是呀！再过三年，我怕上賓於天帝的祔主，你慎勿言。否則，殃將及汝。師曠回到晉國，還未三年，而太子驪姬的消消息已經傳來。太子年僅十七而已。

二、為祿釐穀洛二水，貶為平民 其實，也正是王子充的昭穆。上賓於帝祔的三年期間，時值周灵王廿二年，即紀元前五五〇年（也孔子誕生年），穀洛二水泛濫，將及王宮。灵王患而壅之，太子晉直諫，被廢為庶民。

民，此乃出於正史的記載。蓋釐穀洛二水，勢將危臨民田，傷及民食；太子晉公率其悲天憫人的憂懷，自是據理直諫。孰料觸怒於父王，竟被貶為平民。由是太子鬱鬱不樂，未及三年而薨。也正謂已上賓於帝祔了。周灵王，傷太子之悲，也非王位廿七年，相繼崩殂。太子晉子，是為周景王。周景王此，蓋見其衰微了！

太子獨子宗敬公，既長，以亡父之痛，益見奋发自强。皇叔景王之弟，曾仕周為司徒，徒以國勢日蹙，諸侯縱橫，知國勢已不可為，乃辭官遷隱於太原。不遇打從門外過的人，都指說他們是「聖家」；宗敬公靈機一動，乃改

惟姓为王，以示为王者之胤。自是王氏为代，俱尊宗敬公为太原祖，並追奉太子晋公为王氏繫姓始祖。畢竟皇太子被廢，太子晋公實為古今來的第一人也。因此而直氣震天下；王氏子孫，且以此遺傳忠懿，多秉其剛毅之性，自太原立宗，瑯琊拓殖，江左榮華，六朝顯赫，從而奉台台，北出溪外，西走贛、湘，南進潮、莞、瓊，以至南洋群島……子孫蕃衍，已歷二千五百多年了！

三、王子求仙的故事，就傳十載。此外又因太子晋公字子喬，故与古仙人王子喬，如東漢神吏王喬

相混淆，從此以訛傳訛，而且習非成是。以教王氏宗譜，竟載：周灵王生太子名晋，字子喬，自幼即具仙骨，好吹笙，作鳳凰鳴。因直諫廢為庶民，居荊伊洛之間，遇古仙人嵩山浮丘公，授以法，因而死。灵王甚痛之。嗣有人見王子喬至緱嶺山巔，跨白鶴吹笙，寄語曰：「好謝天子，我從浮丘公於嵩山，極樂，不必怀念。」灵王使人發其冢，但空棺耳，知已仙去。至灵王廿七年，王夢子喬，控鶴归来迎之，既醒，猶聞笙音在樓外。乃曰：「兒来迎我，我當去矣。」無疾而終。宋朱元晦且有詩詠，曰：「王喬吹笙去，列子御風還，吾人絕華念，出入有世間，十載但聞名。」

不是冰玉顏，長嘯望碧宇，何待蓬萊山。古王圻的三才圖會書中，也有王子控鶴吹笙圖。繪影繪魂，確有其事始。漢昭帝時，也有神吏王莽，任葉縣令，每自縣入朝，常不備車馬；但是雙鳧由東南飛來，葉縣鼓能自鳴，響徹京師。及逝，民以為神，立廟崇祀也。相傳即太子晉公的化身。神仙說於是有徵，然以祀傳祀已歷千載；而今太空時代，此種祀傳，正不攻而自破了！

四、太原王氏的子孙，蕃衍中外

總之，王氏閥族，源自黃帝，出於姬姓，天潢華胄，人及蔚起；而來自太子晉公一脉，子孙蕃衍，尤冠於他族，也

稱巨族。據廣韵所載：王姓共廿一地望，即太原、鄆郡、北海、陳留、東海、高平、京兆、天水、東平、新蔡、新野、山陽、中山、章武、東萊、河東、金城、廣漢、長沙、堂邑、河南。就中以太原、鄆郡為最盛。數國王姓，後為太原王氏所掩。秦始皇統一中國，福功行賞，以王蒙孫姓居左。魏晉六朝，王謝同為望族。侯景自恃強盛，欲婚於王謝；梁武帝答以王謝門為非偶，可於東張以求之。秦少翁史說：王謝二氏，最為望族，江左以來，公卿相出其門者，十居八人。至於唐為詩人，且吟感物東西晉，文章大小蘇名句，頭欲以王謝二家而概括

東西晉人物的。唐太宗令造全國戶冊，也以太原王崇陽郡、范陽盧龍西李、清河崔，同稱鼎甲，當時之別稱太原王家的，實喻銀質而金飾，詳見「唐史補」。自此以降，歷代朝野，皆不以「王家」、「巨室」相稱，蓋示其出於王者之居也。不寧惟是，王氏子孫也蕃衍特甚，猶憶抗戰前夕，南京人口調查，以王氏為最多，國都如此，他處可知。當時如是，今居尤然，即以星島而論，除陳林諸姓外，王氏也為此間大族。我們只要一走鄉間，凡屬王家，都有「太原」門貼，可見其一斑。不過「唐宰相世系表」及「古今姓氏書辨正」兩書，俱注太原王氏

出自高公之次子威，也有錯誤。蓋太原自晉公開族，其支系名為王禹，其敗自殉，長子元公以渭水流域不歸再居，乃舉家遷至山東鄒郡，成為王家姓鄒郡祖，但仍是太原王氏苗裔；至於次子威公，仍居太原晉陽，不過為太原氏的延後，而不是太原王氏的開基，則應有所辨正了。而今自太原分派，蕃衍鄒郡，遷華江左，出任咸陽，移殖園始，顯行八閩，分支朔、范、瑒，從而播遷全國，以至南洋羣島，由此可見，在中華大地上，到處都有太原王氏的居處。

王氏郡郡祖元公

元公其先出自秦名昭名家，父萬公，字昭，秦主名昭封武城侯；祖父貴公，字典，亦秦名昭封武陵侯；曾祖父翦公，秦主大將軍，父子三代，為秦統一中國建樹勲業，功行賞，王蒙二世居先，則秦二世王肅及王貴已逝，天下叛秦，二世使王萬將兵擊趙，圍趙王及張耳於鉅鹿，項羽救趙，萬公兵敗自刎，於是秦亦滅亡，王氏已唯立足渭水流域，萬公長子元公，遂率家避居於山東郡郡，後徙臨沂，懿先養晦，生聚教訓，為稱王為王氏郡郡祖。元公次子威公，仍居太原晉陽，為太原王氏之延後。

元公四傳玄書公，字子陽，好經學，氣節高操，初以
郡吏舉孝廉為郎，補廬山太守，遷云陽令，舉賢良為
漢日色王劉賀中尉。後任學官，帝為諫議大夫，張家
於旱戾，退休之後，乃徙居臨河郡鄰義仁里，玄公字駿
字偉山，亦以孝廉為郎，漢成帝時，擢為京兆尹，後
為御史大夫。孫崇，字德礼，任哀帝為卫尉左執事，平
帝時，徙為大司馬，封扶平侯。曾孫道，字伯業，
後漢中大夫，封義鄉侯。玄孫音，字承元，官御史將軍
掾，等纓相繼，代出名賢。自玄公以下，更魏晉南朝
一家正傳六十三人，三公令僕二十餘人，侍中八十八人

吏部尚書二十五人，其人材之盛，可見一斑；

其中如音公之子駿，生有二子：長祥，官至晉太
保，贈陸元公，即名垂千古之外冰求鯉，為孝子，少令
玄臨所，尚有孝子社，為感河（也名王祥何），皆所以
紀念孝子王祥的遗迹。次子賢，官至晉光祿大夫。
孝友情恭，也與兄音名，緣幼時母賴其兄，即抱兄痛
哭，求免，其仁愛可知。

玄若晚公之孫導，字茂弘，乃晉太傅，大司馬丞
相，封始興公，又為建武東晉王朝的三朝元老。
為稱，王謝晉家，人物東西晉，都是王導一手所

造成了！此外，王朝，王帝邦，王寅知，是仲公提兵入國，建立王朝，把鹽荒之區，變成衣冠王國，也是出於榔郡王公的一眼。豈惟乎榔郡這一地望，僅近於大原，而共扼王氏廿一聖地的半耳了！

王氏金陵祖導公

導公，字旅弘，光祿大夫覽公之孫，即北齊魏太僕太保祥公之姪孫，鎮軍司馬載公之子也。南渡江左，相東晉元帝於金陵，世稱之為金陵祖。

導公少有風采，識量清遠。年十四，陳第為士張公見而奇之，謂其欲兄左將軍王敦曰：「此兒容貌志氣，將相之品也。」及長，任為東海王越參軍。時元帝為榔郡王，愛士敬賢，與王導素親，導尊如天下已執，遂順心推舉，以授典文景，帝也雖相品重，契同心聯情交，流言不惑，故知已。八帝出鎮揚州，即請王導為司馬。

榔郡王睿未即位時，初鎮建業，威德未著，吳人不附。導乃勸左將軍敦，「務將軍之聲威，騎後借遊諸名勝，一吳人耳目。時吳人

紀瞻、顧榮皆江南之碩望，既見左將軍駢馬奔轡，皆參軍專務從左右尾
靡，百戰歸心。及至偏失陽，中州士女，避亂江左者，十居六七。蓋得自故
老傳聞，長江天堑，形勢夙著，沃野千里，田獵上土，民殷物阜，江南有稱
巨臂，控蘇（城週四十二里）金陵（城週六十里），吳楚所關，名勝殊，自昔即為天
會萃之地，優劣權衡，皆為吸引之重要關康。及序即位，勵精圖治，事具
人倫，謙恭，軍容整肅，初過江，見朝廷微弱，謂左僕射周顒曰：「我
州多故，素以敬求全信，而寡福如此，將何以濟？」為之憂懼不樂。及往見世
相導，從談玄，還謂曰：「向見管夷吾，無後憂矣。」過江人士，每指暇
日，相邀出新亭飲宴，常言左僕射周顒中坐而歎曰：「風景不殊，舉目有江
何異。」在座者皆相視流涕，惟導愀然玄色曰：「當共戮力王室，克復神州
何作楚囚相對泣耶？」聞者勸客，收淚而謝之。導以 楊懿逢京師，其

要不下於荆襄，無異馮翊扶風之北，輔室如意親甥，序素與議，拜右將軍
揚州刺史，並監江南諸軍事，領中書監，錄尚書事，假節，刺史必故，孫
石季龍卒，勸張南侵，掠騎至廣陽，導聞報，以 陽地比鄰九江要衝，江淮之
險要，失之，吳為江淮之患，請出討之，於是加太尉，假節黃鉞，都督中外諸
軍事，置左右長史司馬，給私衛兵萬匹，久之，職建，解太尉，轉中外都督
進位太傅（上公之尊），又拜丞相，置司徒官以導之。自此元帝后加太傅，朝野心
歸焉，仲父，無以漢初蕭何答王導。遷丹太守，加攝國將軍，及晉國既建，以
王導為丞相，序下令曰：「導德重勳高，孤所深倚，誠以表彰殊禮，拜導
車騎將軍，加振威將軍。」

冊曰：朕夙夜不遑，群卿序位，未堪多難，禍亂序興，公文貫九功，武
征七德，外綽四海，內齊八政。

天地以生，人神以和，業同伊尹，道隆桓桓。

仰思唐虞，眷屬後義，中令群官，允膺庶績。候恩遇高談，訪防遠猷，維管古建北土公，永為晉輔，往踐厥職，敬敷通訓，以亮天工，不亦休哉，公其戒之。

旋討平華族，封武國侯，加侍中，世任司空。尋以從兄敷威感而始老，隱憂地日世為家門主。後敷舉兵南面，啟請君側，遂以大義力爭，敷於運鎮，又唯而起，元帝下詔伐敷，假尋節，都督諸軍，領揚州刺史。尋以六軍久懈，大將軍王肇威，王振作士氣，起見，如敷意，中萬疾復發，乃祀言大將軍已薨，至辛子弟奔哀，以望大將軍已病死道中，眾聞敷死，咸有奔志。敷亂既平，進封始興郡公，邑千戶，賜領千正，進位太保，創廢上殿，入朝不趨，潛拜不名。元帝崩，明帝繼即位，尋受遺詔輔政，遷司徒，帝崩，

尋與中書令庾亮再奉遺詔，輔幼主於所封，如尋所傳，故以此創。二人及北敵，魏侯石勒南侵，尋加尋大司馬，假節黃鉞，出討之。中書令庾亮徵尋，尋訪之，北耳，尋以峻性猜忌，陰陰必不奉命，因會不果，亮竟召尋，尋遂斬亮，尋師，亮踰嶺山入建康（南京），縱兵掠，四郡多營，六軍敗績，尋入宮侍中，亮以尋德高望重，不敢加害，宗廟室寶，累馬疾，奈毒人民，殘暴罪行，甚於北寇之相，尋擅人偷識，望其兄見之明，大半類是。

王氏咸陽祖慶公

慶公，字子剛，愷公之曾孫，慶公之孫，規公之子也。累官度支，建政務，威儀甚美，善於談笑，七載能為文，外祖父梁司空表昌叩，極為鍾愛，曾對人說：「此兒吾振家聲。」弱冠即舉秀才，國子祭酒